紅樓真夢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七回　陷情魔荒山壞丹鼎　感幽怨幻境泣冰弦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玉、湘蓮子夜時候，同至師父石室。此時，茫茫大士雲遊去了，只渺渺真人獨自在室中木榻靜坐，湘寶二人不敢驚動，只在榻前肅立靜候。好一會子，渺渺真人才慢慢睜開兩目。見他們二人在此，便說道：「你等坐功已滿，目下便要進求爐鼎之功，要曉得進道非易，守道更難。《道德經》所云：『知其白守其黑，知其雄守其雌』，是就道功上說的，不是世路上的泛話。你們進道尚猛，只怕守道未堅，若守不住，一向進功，都成虛擲，切要注意。」湘、寶二人連忙答應，謹記在心。

渺渺真人又取出秘笈道書，那上頭備載煉丹要訣：如何安置爐鼎，如何調和坎離，如何降龍伏虎，又如何抽鉛添汞。逐層的指說一番。湘、寶二人都領會了，真人又道：「你二人從今日起將此中工夫從頭調煉，俟百日屆滿，內丹完成，方可續煉外丹。你等聰明是有的，有一分聰明，即多一分魔障。不但不可自恃，更要處處自危。煉到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潛行不空，蹈火不熱，那才算得是成熟呢！」又指示外丹應用之藥，無非雄黃水、礬石水、戎鹽、鹵咸、精礬、牡蠣、赤石脂、滑石、胡粉等類，並沒有什麼貴重稀奇的。原來此是煉丹華第一丹的古法。此丹功用最大，服之七日便可登仙，湘寶二人俱記下了。

自此，按日做起工夫。有時出外採藥，仗著二人俱通劍法。

渺渺真人又給了寶玉一把芙蓉劍，以為防身之用，所以蛇虎毒蟲都不相犯。好容易熬到百日，還精胎息，工夫圓滿，居然內丹成了。便告知真人，真人也替他們歡喜。

隨即架起爐鼎，投入各藥，外面拿六一泥封了，然後煉以真火。寶玉、湘蓮各守一爐，盡夜堅坐不離，要守到三十六日，方可成丹。漸次過了半月，鉛汞合法，坎離調順。那火苗先是通紅的，此時現了黃、紫、青、綠諸色。渺渺真人來看過兩次，茫茫大士回來了，又同來看過一次，都替他們歡喜。真人究竟是過來人，知道丹功關鍵，吃緊的在將成未成的時候，還覺放心不下。轉眼又過了十天，丹爐的火雜色少了，青綠的多了。

寶玉心中忖量，工夫已經過半，正自歡喜。那天晚上，在爐旁打坐，守定元關，心如止水。坐到夜半，忽似天傾地震，那間石室便要坍倒，直向身上壓下來！寶玉凝神靜守。倏已復舊。

一會子，又聽見狼嗥虎嘯，向石室窗洞裡探進頭來，獰目磨牙，形狀可怖！又一巨狼從窗洞攛進來，直到自己面前，張口欲噬！寶玉知是幻象，也不為所動。

忽見焙茗慌忙走來請安道：「二爺敢則在這兒呢！我那裡不曾找到。剛才北靜王爺打發長史大人來說，皇上見了二爺場裡的文章，非常賞識，王爺又奏保了一番，皇上立時降旨賞給二爺翰林學士之職。老爺叫二爺即刻回府，等著一同上朝謝恩去呢。」寶玉久將名心看破，依舊坐定不理。焙茗便出去了。又見張道士立在面前，手裡捧著漆盤，用鵝黃綾袱墊著，內中全是金玉珍品。寶玉向來不喜這些東西，只覺著可厭。張道士道：「這不是尋常玩意，有一個金麒麟，門下知道是哥兒心愛的，好容易才找了回來。還有個玉鎖，上頭刻著八個字，林姑娘正短這們一個，哥兒收下，送給他穿著戴上罷。」寶玉始終不顧，堅坐如常。張道士也去了。

又見秦鍾被人打得頭破血流，訴說金榮如何欺負他。他告訴了賈瑞，賈瑞倒幫著金榮，關起門來，把他飽打了一頓，要寶玉替他出氣。又見芳官前面跑著，他乾媽拿拐棍追著，口中罵罵咧咧的。芳官哭喊著，一直奔至寶玉面前說道：「二爺快救我，我乾媽要打死我！」又見警幻的妹子兼美，婷婷裊裊的走來道：「那回，你掉在迷津裡頭，我姐姐還埋怨我呢！快不要著迷了，跟我見姐姐去罷。」寶玉只拿定主意，堅持不動。隨即隱去。

剛定了一會兒，又見金釧兒含淚訴說為他跳井，又是晴雯訴說抱屈被攆，還說道：「你瞧瞧！那年換上的松花小襖，我至今還穿著呢。」寶玉心中一動，連忙按住。晴雯才去，緊跟著襲人來了，說道：「二爺你真狠心，扔下來就走了，我服侍你這們多年，又沒過明路，可叫我怎麼好呢？要拚著一死，又怕人笑話，你許我將來坐八人轎子，如今你出了家，可叫我往那裡坐去？」寶玉聽出氣來，越發不理。襲人道：「你不理我，我另外打我的主意，你可別怪我！」說著就去了。耳邊又聽得鶯兒的聲音道：「二爺不是要問我們姑娘那特別的好處麼？我告訴你，真是任什麼人都不會有的。我先說第一件罷：他若服了冷香丸，那一種香氣從皮膚上發出來，比什麼蘭麝都好。二爺是知道的，我不是撒謊罷？」寶玉心中又一動，重複按下，斂容靜守。鶯兒又道：「那兩件，二爺跟我到僻靜地方，我再說給你，不要叫和尚，道士聽了去」一時，又見寶釵緩步進來道：「寶兄弟，你煉什麼丹，修什麼道呢？那老子是道教的祖宗，只說得『無為自化，清淨自正。』漢朝谷水說得更好『黃冶變化等等，綿是奸人左道惑眾，係風捕影，終不可得。』你連這個都不知道，就要想成仙麼？」宛然寶釵未嫁時候的口脗。見寶玉不理，便又說道：「二爺，你我既為夫婦，我終身倚靠你的。你是個聰明人，可知道修仙修佛，總要從根本上做起。古來可有丟下倫常能成仙佛的麼？我固然不算一回事，你也要替老爺、太太想想。老爺那們期望你成人，太太一輩子只疼的是你，你還沒有報答一零兒，難道忍心丟下，就這們走了？天理上說得過去麼？」寶玉聽了，越發守定元關，只當不聞不見。霎時沉寂。

忽又聽得耳邊隱隱的哽咽之聲，愈聽愈近。見黛玉已走至眼前，哭得眼睛紅腫。指著寶玉道：「我今兒可知道你了！你這……」說到「這」字便又咽住。只把絹巾掩面而泣！寶玉心中慘然，又想此是幻相，急忙按住。黛玉走近，指著他說道：

「你不理我也罷，我只還問你一句話：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呢？」說著便走。寶玉不覺失聲喊了一句「林妹妹！」登時似天崩地塌一般，丹爐坍倒，真火全滅，寶玉也昏倒在地下。

那柳湘蓮守著丹爐，起先也有種種幻象，只是堅守不動。

最後，見尤三姐提鴛鴦劍走來，說道：「我為郎君辛苦趕來，不為別的。須知野道士中沒有好人，你上了他們的圈套，從此便墜落深淵，永無相見之日。郎君還要三思！」湘蓮心中惶惑。又聽見這邊丹爐坍壞，猛一回顧，那丹爐也跟著坍了！見寶玉昏倒，忙極聲叫喊，方才醒轉。彼此神定，相顧慚惶，即同至渺渺真人處請罪。一進石室，忙即

跪下。真人只在木榻上靜坐，似未曾看見。他們直跪了一時許，真人才睜目冷笑道：「二君既塵心未淨，何苦屈跡荒山，徒然受苦。及今下山還俗，未為晚也。」寶玉、湘蓮再三引罪：任憑師父從重處責，只求留在門下，容弟子立心改悔，再圖補報。真人又對湘蓮道：「他還可恕。只你未能信師，焉能信道，更出我意料之外。」湘蓮又叩頭服罪。茫茫大士尚在蒲團趺坐，見湘寶二人悔罪可憫，便起來向真人再三說情。渺渺真人道：「當時我苦口訓戒，就怕的是持戒不堅，果有此失。今且看大士面上，容你們一次。要知道魔由心生，那些幻象並非外來，就是自己心上的影子。從今要用一番治心工夫，心魔既消，外魔自伏。能否成就，且看你們的福分罷。」湘寶二人叩謝下來，便將工夫從頭做起。經過此番警戒，真個斬釘截鐵，立定防閒，連彼此玩笑話都不敢說了。按下不表。

卻說黛玉那日見了迎春，談到賈府近事，把他舊恨新愁重又勾起，添了許多眼淚。他自從焚稿之後，久斷詩情。一日，在絳珠宮臨窗獨坐，正值沉陰天氣，懨懨愁悶。想起自己與迎春遭遇不同，一樣是飄零薄命，不免有惺惺相惜之意。便隨意作成了一首古風，取一張雲錦箋寫將出來。題目是《落花行》，那詩是：

東園花暗驚癡蝶，西園花冷鵑啼血！蝶怨鵑愁各自悲，昨日夭紅今日雪。

東西飄恨隨流水，當時同在春風裡。春風流水一相逢，夢斷當時鬥紅紫。

花底春泥葬暗香，花前粉鏡對殘妝。瓊枝拗折腸俱斷，那似無枝更斷腸！

愁紅零亂人空惜，愁人妝淚紅俱滴！絮老鶯疏又一春，春風至竟無情極！

寫完了，自己低吟幾遍。心中想道：好久沒做，到底生疏了。又想：從前做的《葬花詩》，還有鸚哥念著，如今連鸚哥也沒有了，那裡找得著解人呢？想了一回，只悄自彈淚！晴雯進來瞧見了，說道：「姑娘又做詩麼？還是少做的好。這些時，臉上剛顯著豐滿點，操那些心做什麼？」黛玉問道：「金釧兒呢？」晴雯道：「他到二姑娘那裡去了。」正說著，就瞧見金釧兒和迎春一路說笑進來。卻又同著一個人，隔著竹子看不清楚，那身量彷彿是秦氏，及至打簾進屋，想不到卻是鴛鴦。大家見了禮，黛玉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怎麼也來了？老太太好啊？」鴛鴦皺眉道：「老太太歸西去了！若不為尋他老人家，我還不來呢！」

黛玉聽了，心中一陣悲慘，眼淚撲簌簌的就掉了下來！晴雯道：「到底老年人怕糟心，我們前兒聽說他老人家病著，就有點擔心，想不到這們快！」鴛鴦咳了一聲道：「凡事真是不由人的。我一輩子服侍老太太，他老人家走了，我跟別人也合不來，昨兒給老太太辭靈，我就打定主意跟了去。誰想到遇著小蓉大奶奶，倒把我接到這兒來了，仍舊見不著他老人家。這是那裡說起呢？」晴雯道：「我們這些人都上這兒來，老太太可往那裡去了呢？」迎春道：

「上有九天，下有九地，誰也說不准。我想他老人家那樣信佛行善的人，總也有個好去處的。」

黛玉道：「老太太的大事，一切是現成的，想必沒抄了去？」鴛鴦又歎道：「咳！抄是沒抄去，大太太一直把著不放，要留著家裡過日子。二老爺又盡讓著他，弄得外面七零八落的，連我也看不下去。那位鳳奶奶素來那麼精明，這回也耍不轉啦。

招呼了這邊，那邊又出岔子，我倒怪可憐他的！」晴雯道：「寶二爺呢？聽說他近來好些，可是真的？」鴛鴦道：「外面看著好點，內裡還是瘋瘋傻傻的。虧得寶二奶奶有涵養，好一陣了，歹一陣子，他總是那個樣兒。」金釧兒道：「紫鵑姐姐呢？我怪惦記他的，還在府裡麼？」鴛鴦道：「紫鵑給了寶二爺房裡，他總不跟寶玉說話，這個人也算有心眼的。

那雪雁倒配了人了。」黛玉聽著，觸起前情，不免傷感。因在人前，勉強忍著。

忽聽侍女們回道：「有客來了。」原來是秦氏升入情天，來向黛玉辭別。黛玉和眾人都向他道喜。秦氏道：「喜什麼呢？把我一個人送到那裡，什麼人也見不著，還不如在這兒呢？

「黛玉道：「到那裡又有那裡的伴，也不愁寂寞。只是咱們剛聚在一塊兒，眼前就要分手，怪捨不得的！」秦氏道：「這也是我的命。才出門子的時候，人家都說賈家房頭多，得伺候公婆，上頭還有太婆、嬸婆一大堆的人，怎麼對付？等我過來了，從老太太起，沒有一個不疼我的，公公婆婆更不用說了。偏生得了那個病，想好也不能夠。等到了這裡，又都是生的，相處了這些時，從警幻仙姑以至那些仙女，都跟我很好；又熬到你們都來了，大家正好多聚聚，偏又叫我到情天上去！為什麼要這們趕碌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在這裡遇著，就是想不到的。或許將來還有機會仍舊聚在一起，也未可知？」

鴛鴦道：「小蓉大奶奶，照你這們說，跟警幻仙姑也是在這裡才認識的，為什麼你跟我說，又說是仙姑的妹子呢？」秦氏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上回家去，一說出本人，就被璉二嬸子啐了一陣。我怕你又啐我，所以那們說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他那回挨啐，跟我說起來，還是氣烘烘的！鳳丫頭跟他那們好，翻過篇就不認識，也太難了。」鴛鴦道：「我看璉二奶奶那失魂落魄的樣子，只怕不久也要來這裡呢？」秦氏道：「他那裡能來？眼下就有怨鬼跟著，先得到地府裡歸案去，保不定還要受點小罪呢！」

正說著，尤二姐、尤三姐也來了，大家見過就坐。尤二姐向秦氏道：「我們到你那裡送行去，你倒躲在這兒來了。」秦氏道：「何必拘那套呢！我臨走橫豎要去瞧二姨兒、三姨兒的。

「尤三姐道：「你這一走，就苦了我們姐兒倆啦！好像沒處投奔似的。」秦氏道：「三姨兒，你往後還愁沒處去麼？林姑娘、二姑娘都在這裡，就是鴛鴦姐姐，也是咱們一伙子的人。倒是我到那裡，孤零零的，要想著你們呢！」又對鴛鴦道：「咱們只顧說閒話，把正經事倒忘了。司裡的冊子，都點齊在那裡，等你回去接收。若有漏下的，趁我沒走，也好查補。」鴛鴦道：「這個忙什麼？我見了警幻仙姑，還要面辭呢！一則，我早晚要尋老太太去的；二則，我是個絕情的人，怎麼管那『癡情司『的風情月債。這不是錯用了人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你的見解先錯了。這個情字，不專在風月上說的，就像你捨命跟著老太太，能說不是癡情麼？」迎春道：「司棋說起鴛鴦姐姐來，真是萬分感激，幾時見著你，他還要多磕幾個響頭。只論這件事，也就夠做『癡情司』領袖了！」尤三姐道：「人家做官的，滿心要做，先要把架子端足了！你何必學那個壞樣呢？」鴛鴦笑道：

「你們不是合起來擠對我麼？我管了這件事，於你們有什麼好處？」迎春、尤三姐並不理會。黛玉聽著不由得臉先紅了，瞅著鴛鴦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」

一時，秦氏要回去，黛玉再三留住，即在絳珠宮開個話別小宴。侍女們忙著分頭預備，待至掌燈，方才入席。大家讓秦氏上坐，秦氏讓了半天，不得已只可坐下，尤二姐、尤三姐、迎春、鴛鴦以次列坐。黛玉命晴釧二人也坐了，因人少並未猜枚行令。黛玉素不善飲，只舉杯相陪。鴛鴦道：「往回上頭家宴，老太太高興提倡著，有多們熱鬧！今兒倒覺得怪冷清的。

「晴雯笑道：「我想起一個玩意，咱們也熱鬧熱鬧。」說著便去取了六顆骰子，又叫侍女取過一個玉碗，說道：「這回小蓉大奶奶高升去了，請他先擲幾紅，然後大家再擲。誰跟他點子對的，就算喜相逢，一定先得聚會。」大家都說有趣。金釧兒將骰碗送給秦氏，秦氏舉手一擲，剛好得個六紅。

鴛鴦道：「出手就得全紅，豈是容易得的？應該恭賀一杯。」

金釧兒執壺，將各人門杯斟滿。先勸秦氏喝了，尤二姐等也先後飲盡，只黛玉勉強喝了半杯。以次尤二姐、尤三姐、迎春、鴛鴦等又都擲過，有三四紅的，有一二紅的。尤姐道：「這六紅本來難趕，就擲一天也不准能得一回。」輪到黛玉，擲下去坐定了五紅，那一顆尚在旋轉未定。晴雯、金釧兒都在旁喊道：

「紅紅紅紅！」那骰子一轉，果然又是六紅。眾人依例恭賀。鴛鴦將黛玉門杯斟滿勸飲，黛玉只喝了小半杯，餘者晴釧二人分著代了。隨後，大家同飲一杯收令。

秦氏道：「照此看來，我跟林姑娘要先見面的，這起結兩次全紅一定是個佳兆。等我們見面時，再喝林姑娘的喜酒罷！

「黛玉也自心喜，卻不好意思說得。他本來不勝酒力，此時羞潮暈頰，更顯得壓倒桃花。少時席罷，秦氏先起興辭，尤氏姐妹也跟著走了。

黛玉送了他們，仍留迎春、鴛鴦散坐閒談。黛玉對迎春道：

「那年你出了閣，我們走到紫菱洲，對著那荻花菱葉，都覺得分外蕭瑟。這兩年恐怕更要荒廢了！」迎春道：「那年，寶玉還做了一首詩寄給我，可憐我那裡有看詩的分兒！一接過，連忙掖了起來。若叫他們看見，不知又造什麼閒話呢？」鴛鴦道：

「提起那園子來，這兩年真荒得不成樣子。那些老婆子們見神見鬼的，白天都不敢走，大老爺倒信他們那些鬼話，還演了一出王道士捉妖，你說可笑不可笑？」

迎春坐近窗前檀幾，見幾上一部《杜浣花集》，隨手翻看，中間夾著一紙錦箋，便猜是詩稿。黛玉連忙來搶，已被迎春握在手裡。黛玉道：「其實，你看了也不要緊，這首詩原為你做的。我只怕傳出去叫人笑話。」迎春道：「我往那裡傳去？你也慮得太過

了！」就在銀燈下展開細看。看到「瓊枝拗折腸俱斷，那似無枝更斷腸！」迎春吟了兩遍，眼圈兒早已紅了，說道：「林妹妹，你還是這般的口脗！我雖不會做詩，也知道是好。只是到了這裡，又換了一番世界，從前的事，總要看空了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何嘗不這們想！說到『空』字，稍為聰明的就能見到，有幾個真能做到呢？就是二姐姐你自己又何曾真放得下！只怕就像他們說的：化成了灰，變成了煙，也要留個影子呢。」迎春道：「這話也是。人的心理，大概都是留戀既往，希望將來；到了希望斷絕，那留戀既往的心不免更切！

只看陶淵明、元遺山，何曾是真正遺逸？一個只稱晉徵士，一個稱故金為本朝，在他決非是傻，也不過忘不了放不下罷了！

「又指那杜集說道：「道是老杜，身不在朝，只是依人作客，還那們愛君愛國，自居稷契。那不是多餘的麼？」

鴛鴦見他們談詩，插不下嘴，自同晴雯、金釧兒談些賈府的事。一會子，又向黛玉道：「我剛才聽小蓉大奶奶說，香菱也要來呢。又多一個做詩的了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他不來也罷。這個詩魔，我被他磨得夠了！還是雲兒禁磨，任怎麼盤問，總也不煩。什麼王右丞咧，岑嘉州咧，說了一大套。我就沒有那種精神。」迎春道：「我看雲丫頭倒像是一個有壽的。」鴛鴦道：「我來的時候，聽說史姑娘的姑爺，也得了不治之症，不知後來怎麼樣了？」黛玉道：「反正那冊子上有的，你一接了事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再不然，就在『薄命司』的冊子上。我只怪我們這些人怎麼都是薄命的呢？」說罷長歎！晴雯道：「我恨不能把那些冊子都撕毀了，重新改編起來，那才痛快。」金釧兒道：「就是把冊子改了，你那身體早已在化人場裡燒成了灰，還能再整得起來麼？也不過白說說罷了！」那晚上，迎春、鴛鴦談至更深方去。

黛玉送至庭外，見月色如銀，對著那幾顆古鬆，盤桓了一會。心想：「古來高人逸士，都愛松樹，原來一棵都有一棵的姿態，越是疏瘦，越有畫意。又聽得鬆梢上一陣風過，發出濤聲，真像在江船上聽那風濤澎湃！不知古人怎麼捉摸出來的？

等到大家睡下，他歪在錦枕上又譜了琴曲四章，取名曰《松風操》。

次日，便是秦氏上升之期，晴雯、金釧兒都去送行，見迎春、鴛鴦、尤二姐、尤三姐都站在石牌坊之下；還有警幻領著眾仙女，輕裾長袖，粉黛成行，各向秦氏依依話別。

牌坊外列著許多幡仗旌葆，一輛文茵翠蓋的鸞車，已在那裡等候。晴釧二人見著秦氏，面致了黛玉之意。眼看秦氏帶了瑞珠，上了鸞車，擁仗前行，展軫徐發，冉冉的掣電排雲而去！

警幻又約著迎春、鴛鴦同至絳珠宮來訪黛玉，一路和晴雯、金釧兒同走。鴛鴦走著歎道：「瑞珠死活跟著小蓉大奶奶，總算跟得值。我就不如他。」警幻道：「凡事有因就有果，你也不要灰心。」晴雯想安慰鴛鴦，便道：「咱們來到這裡，也算修了來的。你看這真山真水，比府裡那園子又強得多了。」金釧兒道：「鴛鴦姐姐那天剛到，蓬著頭髮，搭拉著舌頭，那才可怕呢！我直不敢瞧他。虧得仙姑一顆丹藥吞下去，沒多大工夫就好了。我們住在這兒，全靠著仙姑呢。」警幻道：「仙家功用頭一件就在度人。你們又都是冊子上的人，更是我應盡之職，那裡說得著呢？」

一面談笑，已走到絳珠宮內院，隱隱聽得叮噔之聲，知黛玉正在撫琴。晴雯要去通報，警幻搖手止住道：「不要攪他清興，咱們也好細細領略。」就拉著迎春等在抱廈中坐下。細聽，房中尚在和弦調縵，慢慢的彈到琴曲。迎春、鴛鴦都不大懂，警幻一字一字的念給他們聽著。那琴曲是：

臨清宇之窈窕兮，素月如流；感年芳之易逝兮，觸我離憂。

堂下有鬆兮，風舞蒼虯。懷彼君子兮，匪春非秋！

彈到處處，琴聲稍歇。警幻道：「這頭一段是表明大意的，彈得何其安雅。」少時，琴聲又作，聽他彈的是：雲曨曨兮，清夜寒；步瑤階兮，霜蕙殘。雖有瓊瑤兮，豈若故紈？瞻望徘徊兮，心自歎！

警幻道：「這是第二段了。他近來塵慮漸清，何以又有此幽怨？」迎春道：「這都是我們來了，談起舊事，引出來的。前兒還做了一首《落花行》呢！」又聽彈的第三段，是：搴桂為旗兮，紉蕙為纕；孤性不改兮，憫茲眾芳。濤倏下兮，蒼茫；長風颯纚兮，狀餘懷之永傷！

警幻歎道：「瀟湘妃子所感深矣！好在怨而不怒，哀而不傷，可見他近日養心之效。咱們且聽結段如何？」又聽是：

遙空浩浩兮，涼籟沉；寒碧濛濛兮，珠館深。衷腸耿耿兮，寄我清琴！山復山兮，念我知音！

那琴聲漸入幽咽，霎時止住。似聽黛玉喚侍女添香，語音中猶含那淒哽！晴雯先進去和黛玉說了，然後請警幻和迎春、鴛鴦一同進內。見黛玉已在外間迎候，臉上脂粉微褪，似有淚痕。不知他們相見說些什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